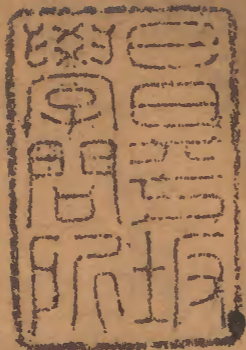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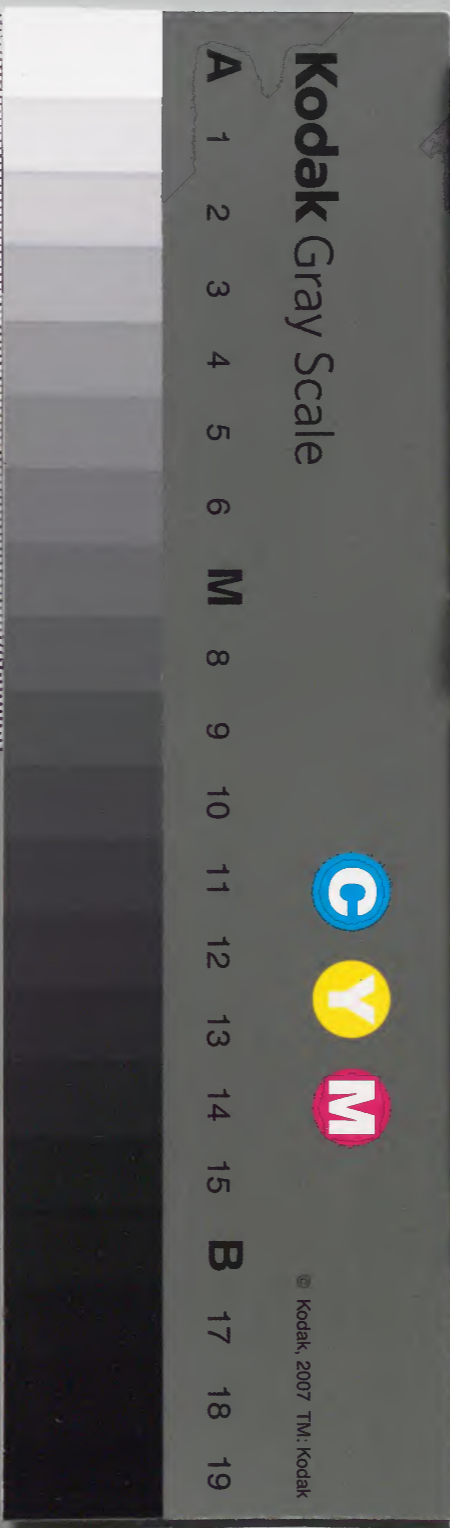
百六十四之五



漢書門類			
類	號	函	架
二	三	一	一
一	二	四	一
一	六	〇	冊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二	三	一	一
一	二	四	一
一	六	〇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78)
函號	290 140



史緯卷一百六十四

隋書七

列傳

趙斐

趙斐天水人周閔帝受禪拜陝州刺史時於江兩岸置安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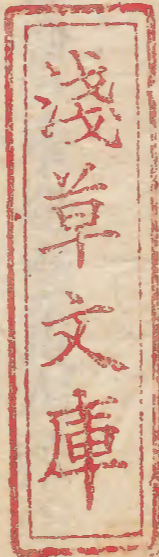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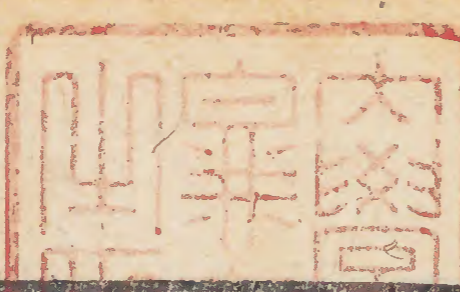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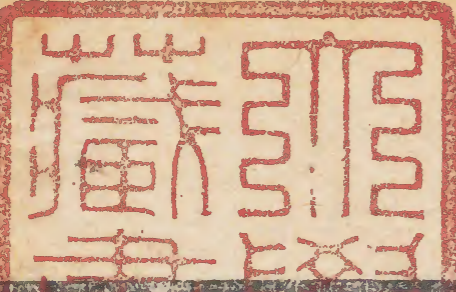
城以禦陳屬霖雨城傾蠻酋鄭南鄉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

蜀或勸斐修守禦斐曰吾有以安之乃遣使誘江外生蠻令

乘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遽散走陳兵遂退

人為民部中大夫武帝出兵鞏洛欲收齊河南之地斐曰河

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



其巢穴可一舉而定。帝不納。師竟無功。遷御正上大夫。熒與宗伯斛斯徵不協。徵後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踰獄而走。帝購之甚急。熒密奏曰：「徵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出奔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此大赦。帝從之。徵獲免。熒卒不言。高祖踐阼。熒授璽綬。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公。冀州刺史。甚有威德。熒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熒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示天下。以爲常法。嘗有盜熒官田中蒿草者。爲吏所執。熒以蒿一車。賜之。其人媿慙。過於重刑。開皇十九年卒。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仕周爲司憲中大夫。宣帝令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迴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迴方覺。令數十騎追之。不及。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迴而至。待之甚厚。及受禪。拜度支尚書。尚希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入倍。租調歲減。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廩祿。選

舉則易得賢才。帝遂罷諸冗郡。上每旦臨朝，日側不暇。尚希諫曰：憂勤易致損壽，安樂可以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悅曰：公愛我者，尚希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堪養病，屈公臥治之。於是拜蒲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引瀦水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

長孫平

長孫平，儉之子也。開皇三年，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以貧富為差，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上從其請，自是州里

豐衍，百姓賴之。轉工部尚書。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言朝廷，憤憤上怒，將斬之。平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若誅之，臣恐有虧聖德。上乃赦紹。因勅羣臣，誹謗之言，勿復以聞。卒諡曰康。

韋世康

韋世康，夔之子也。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高祖即位，授絳州刺史。世康性恬素，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袞命，頻蒞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守不貪以為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

之德大

悉雖耄期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母氏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屺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擢禮部尚書世康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不顯入過咎以求名譽轉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托不行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若何子福嗣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

此子可謀

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願乞骸骨退避賢能於是拜荊州總管時天下置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世康時以爲美爲政簡清百姓愛悅卒於州年六十七贈大將軍諡曰文世康性孝友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官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弟藝爲魏郡太守高祖執政尉遲迥陰圖不軌朝廷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察其變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爲藝黨於迥不以實告孝寬怒將斬之藝乃言迥反狀孝寬將藝西遁高祖受禪拜營州總管藝容貌瓌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不敢仰視卒官弟冲拜汾

州刺史高祖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皆亡。上以問冲，冲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然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若以理綏靜，可不勞而定。上因命冲綏懷之，月餘，叛者皆至，並赴長城上降書，勞勉之，拜民部尚書卒。

柳肅

柳肅，字匡仁，河東人，拜太子僕。太子廢，除名為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事，達云：學士劉臻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為巫蠱時，柳肅為太子僕，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懌，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白

是大見疎斥，帝曰：肅橫坐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肅從子塞之，拜內史舍人，有雅望，善談謔，飲酒至石不亂。每梁陳使至，輒令塞之接對吐谷渾降，朝廷以先化公主妻之，命塞之送公主於西城，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塞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塞之奉使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大業三年，拜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於朝堂之西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等從殿庭引塞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宣勅謂齊王曰：我答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令高頰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於時誠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

史綱
卷一百六十一
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親昵小人疎遠子相若
從我言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吾言惟國及身敗
無日矣吾受勅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
有今日若與蹇之從事可一如子相又勅蹇之曰今以卿作
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
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
蹇之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蹇之坐除名蕭族叔昂字千里高
祖受禪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乃上表
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維新之俗
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為戰國賦役繁重刑政

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至於此也時俗澆
弊流宕忘反儒雅之道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
而壞伏惟陛下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蕩滌萬方君臨四
海至若因情緣義為其節文下土黎獻尚未盡行儒風不振
禮教猶微深慮倦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
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摩必靡然向風不動
而變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
因下詔曰建國承家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善於禮自魏氏
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鬪二邦之力遞為強弱多歷年
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罪罟日聞

朝野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澆俗弊，有由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不虛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眾我寡，未能移俗。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斯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布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涖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人道，人希至德。始

可為二柳
俱推出氣

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有惠政，卒官。子調拜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誦詩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為御史。若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即位，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多黷貨，唯調清素守常，為時所美。

楊素

楊素，字處道，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以其父盡節，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省。至於再，三。武帝怒，命左右斬之。素大呼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之，贈數大將軍。

諡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帝嘗命素爲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白勉勿愛不富貴素對曰臣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高祖受禪封清河公拜信州總管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衝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擊

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登陸攻其柵仲肅軍潰素除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州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艦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荆州刺史陳紀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降及還拜荆州總管進爵越國公賜物萬段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江南賊起以素爲總管討平之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寶以金錢縑三千

段馬二百疋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拜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監管仁壽宮素夷山堙谷督役嚴急死者甚多及宮成上令高頴前視奏稱過於綺麗傷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喻上上意解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總管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乃白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賜練二萬匹及萬

此名將
不為也

釘寶帶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馭我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軍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悉斬之又令二軍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二十一年晉王廣為靈朔道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頴為左僕射其年以素為元帥出雲州擊突厥破之突厥走素悉騎追躡至夜及之將復戰恐

賊越逸令其騎稍後素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頓舍未定素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賞物二萬段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十實以珠綾錦五百段素貴寵日隆弟約從父文思文紀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玄感玄挺等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郡公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與賊高智慧相連沒為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煬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素構成其罪竟廢黜之朝臣

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與素違忤皆陰中之若有附會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言素作威福上漸疎忌之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帝之世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叠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乃手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宫人誤送上所上大恚所寵陳貴人久言太

史紀 卷一百六十四
子無禮上遂發怒勅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令東宮
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
衡視疾上以此日遂崩漢王諒反遣茹茹太保王聃子據蒲
州燒斷河橋詔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北明擊
之太保走聃子以城降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以
素爲河北道安撫大使率衆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
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引軍前進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
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
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進
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蕭摩訶等衆十萬

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
蹙而降餘黨悉平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賚物五
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
京甲第一區拜司徒改封楚公其年卒諡曰景武贈太尉素
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
上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
有是乎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所忌外示殊
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欲以當之
素寢疾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
素亦知之不肯服藥語弟約曰我豈須臾活耶素負冒財貨

心求富
者若此

史綱 卷一百六十四 十一
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
方都會之處邸店水磴田宅以千百數子玄感以父功位柱
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齊列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
拜謝曰陛下愛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拜郢州刺史到
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否纖介必知吏民驚服襲爵楚國公
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趣其
門見朝綱漸紊而帝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
帝立秦王浩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
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
乃止帝好征伐玄感欲將兵立威名言於兵部尚書段文振

稱世受國恩願立效邊裔少展報効文振言於帝帝嘉之曰
將門有將相門有相故不虛也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
皆曰吾輩父兄從帝征遼全盛之時猶死亡大半今天下罷
弊是行吾屬無類矣於是多亡散時玄感於黎陽督運見天
下思亂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欲令
帝軍衆飢餒每逗遛不時進發帝遣使者逼促玄感曰水路
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
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
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
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反叛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

史紀 卷一百六十四
大募兵夫取颿布爲牟甲署官屬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
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炎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
爲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一萬將襲
洛陽唐禕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勒兵備
禦修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乃於汲郡南渡河
從亂者如市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
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誓衆
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
破家滅族者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
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步騎

七萬自關中來援至華陰掘楊素塚焚其骨骸示士卒以必
死旣出潼關衆恐峭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趣河
陽以攻其背玄曰玄感豎子峭函必無伏兵於是鼓行而進
以步騎二萬渡瀍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玄前軍
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令人大呼曰官軍
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官軍大潰玄感
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鳴叱咤所當莫不震
懾時方之項羽善撫馭士樂致死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
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挺中流矢
死玄感稍却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

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
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前民部尚書李子雄素所薦也玄
感反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問計
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大勢去矣不如分兵
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將拒通子蓋數擊其營玄
感不能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衛玄東拒
屈突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
東都援兵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
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東面以爭天下亦霸王之業
也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圍關中宣言已

破東都取關西宇文述等躡之至弘農富父老遮說玄感曰
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
陽之地玄感留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於閩鄉上槃
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社
原諸軍大敗之玄感與十餘騎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
皆反走至葭蘆戍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
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刃殺之因自刺不
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餘皆
伏誅初玄感圍東都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旬月間衆十
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遇玄感敗兵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史紀 卷一百六十四 十四
又有餘杭劉元進起兵三吳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應玄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據吳郡稱天子燮崇爲僕射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元進爲世充所殺世充坑其降衆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素弟約拜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說之曰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主上一旦

棄羣臣公將何以自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鐫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以白素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高祖崩遣約入京易雷守官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素死後出爲浙陽太守時玄感爲禮部尚書與約分離憂形顏色帝問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耶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乃徵入朝未幾卒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人本姓秦父允魏工部尚書賜姓牛氏弘

開皇初爲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
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
禮刪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象及秦皇御寓吞
滅諸侯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埽地皆盡此則
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
間出外有太史之掌內有秘室之藏孝成造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
莽之末圖書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文雅懷
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
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

書縑帛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
播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藏在秘書內外
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晉代承之文籍尤廣秘書監
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
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
樂寂滅無聞劉裕平秦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故知
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依
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
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
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

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至周師入郢釋悉焚之外
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
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
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
其本日殘闕猶多及東夏旣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雖稱三
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
部帙之間仍有殘闕比梁之舊日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
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年踰
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陛下君臨區宇大弘文
教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

漢高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莫先於典謨
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古今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
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藏者多懷愴惜必
須示之以威引之以利若明發德音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
新閣斯積上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
稍備進爵奇章公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共成百卷行
於當世弘請修立明堂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
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
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
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廣十七步半

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司徒馬官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官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官之所言未詳其義今去聖久遠禮文殘闕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玄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今依鄭玄

注每堂及室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天子辟公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恐不能容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宴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

坵揖讓升降亦以隘矣說近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商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又曰明堂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

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牖以四尺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室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

四九三十
六八九七
十二

通儒本少

議禮家紛
競不成最
為可恨勢
必至於矯
枉過正如
乘願之畫

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
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
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魏氏三方未平無
聞興造晉侍中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
據未分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
齊以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
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房室簷不覆
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後遷洛陽更加營構五鬼
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
方建大禮垂之無窮臣弘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行

除之也

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
神升白曰顯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
明堂同矣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
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朝自依其辰鄭
衆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
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
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
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
下方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
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周不言者明一同

今見大戴
明堂篇古
與禮記篇
或合為一
篇

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同可知也禮記
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
復廟重檐刮楹逢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
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
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周書作洛篇曰乃
立太廟宗室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
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
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廡者何
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陰
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園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地

此句禮記
明堂位篇

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廡大學
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實異名邕云
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
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
璧則曰璧廡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
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表準鄭玄亦以為
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武帝欲治明堂未曉
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
水園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
堂辟廡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

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廡。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得該詳。泐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功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檐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圍。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弘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

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還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還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必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草必雕。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

雨雪必降冬宮夏律雷電必發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此外律呂竟何所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眾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中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

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善其議詔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弘不以屑意拜吏部尚書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

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在吏部，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若停緩，所用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以此疑之。唯弘浚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從幸江都卒，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謝罪。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性篤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任信，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酗酒，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了無所怪，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讀書不輟。

宇文慶

宇文慶，神舉之弟也。位大將軍，汝南公。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開皇初，進上柱國，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高祖龍潛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曰：天元素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王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至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王謙愚憊，恐為人所誤，然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慶欲顯

史綱 卷一百六十四
恩顧恐上遺忘，具錄前言表奏之。上大悅，詔曰：朕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疇昔之語，自是偶然，何意此言遂成實錄。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禮，尚高祖女廣平公主。先慶卒，子協，右翊衛將軍。字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少養宮內，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遊宴，必侍從。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號為字文三郎。與宮人淫亂，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懼，數日不敢見。協因奏晶今已壯，不可在宮掖。帝曰：晶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謀逆，晶在立覽門間變，與五十人赴之，為亂兵所害。

晶本該死此一節
稍足贖其罪

龐晃

龐晃，榆林人。高祖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直鎮襄州，晃時事衛王。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淡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謁，高祖甚歡。晃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願不見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日中則有贈。他日持以為驗，晃射中之。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可嘉也。因以二婢贈之。晃為常山太守。高祖除定州總管，屢相往來。高祖轉亳州，意甚不悅。晃曰：燕代精兵之處，以此起事，天下不足圖也。

高祖握其手曰時未可也及高祖為揚州總管奏是同行高祖為丞相進是開府令督左右及踐阼謂是曰射雉之符今日驗矣是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言何得忘也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為公河間王弘擊突厥是以前總管從至馬邑別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仁壽中卒高祖為之廢朝諡曰敬

是亦無足稱獨識高祖處似有先見故存之

李安

李安狄道人拜少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拜安弟慙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慙為內應慙謂

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奈何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白之趙王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安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為克黨所熒惑蒙全首領為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為之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為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封趙郡公慙上儀同黃臺男平陳之役安以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夜襲之可破也安率眾先進大破陳師除鄧州刺史安請為內職遷右領軍大將軍慙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

史紀 卷一百六十四
恩信甚重。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朕登庸伊始，上大將軍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支，包藏不逞，安與弟開府愆，淡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常為思審，遂致淹年。今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忠孝猶不並立，况復叔姪，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淡得正理，宜錄舊勲，重弘賞命。於是拜安愆俱為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口。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欷歔悲感，不能自勝。發病卒。史臣曰：宇文

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聞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李安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夷誅，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曰悲悼，亦何損於譽哉。

長孫晟

長孫晟，洛陽人，為司衛上士，突厥攝圖請婚，周宣帝以趙王招女妻之，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攝圖留其遊獵，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射之，晟馳往，遇鵬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從。

晟學彈射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盡知之既歸而高祖攝政遷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盧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爲之備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外示和同內懷猜忌晟素知之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詐而勢弱曲取衆心口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心懷疑懼又阿波

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復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襲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虜中虛實如指掌上上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玷厥賜以狼頭纛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羅侯所浹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達奚長孺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晟又使染干詐

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人發入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敗時晟爲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耻攝圖必當歸罪於阿波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爽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阿波旣勝攝圖遣使

走頭卽玷厥

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遣晟副虞慶則使於攝圖賜公主姓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柰何女婿不拜婦公乎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上召文武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以問晟晟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阿波昆弟自相夷滅非負國家因

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處羅侯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昺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遂不修貢。上遣晟出使觀察動靜。公主見晟。言辭不遜。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以狀奏。上遣晟往索楊欽。雍閭欲勿與。謬答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閭執遂迦。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蒞殺大義公主。雍閭請婚。僉議將許之。晟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反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

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遣晟慰喻染干。許尚公主。染干遣五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諒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共達頭同盟。掩襲染干。戰於長城下。染干大敗。殺其兄弟子姪。染干與晟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

子豈禮我乎。玷厥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燃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都速等歸染干。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突厥悅。附上以染干爲啓民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染干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願入其朋。許之。染干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晟善彈。爲我取之。十發

雍閭稱都
陰可汗

並應丸而落。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復送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壑。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晟奏曰。今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大集兵馬。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川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

千餘級王大喜引晟入內飲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言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聞其開弓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威行域外遂與雷電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奏曰臣夜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如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亡欲滅匈奴其在今日詔楊素爲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之三年鐵勒思結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達頭衆大潰西奔

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磧口事畢入朝遇高祖崩楊諒作逆勅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以子行布在逆所帝曰公忠勤體國終不以私害公諒破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於涿郡恐染干驚懼遣晟往喻旨染干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致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畱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

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於其牙又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轉右驍衛將軍卒貞觀中追贈司空齊國公行布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晟少子無忌嗣

韓擒虎

韓擒虎東垣人高祖有吞江南之志以擒虎有文武才用拜廬州總管及大舉伐陳以擒虎爲先鋒擒虎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晉王遣總管杜彥與擒虎合軍陳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

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擒虎擒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撫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上大悅賜物萬段下詔於擒虎賀若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百年逋寇旬日廓清二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逃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旋相見非遠及至京弼與擒虎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進戰致將士死傷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

其國都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弼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滯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先是江東童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黃斑虎也平陳之際擒虎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謠相應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孰得陳國天子者擒虎怒目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無何其鄰姬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異而問之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

曰閻羅王家人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寢疾數日卒于世謬楊玄感作亂以爲大將每戰先登玄感敗爲吏所執送行在所世謬日市酒肴酣飲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醉世謬因逃奔不知所終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敦之子也敦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欲平江南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口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仕周爲小內史高祖受禪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頴薦弼有

文武才幹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與壽州總管源雄並
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莫使麟閣上
無我二人名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為總管弼令緣江防
人必集歷陽交代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
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
至是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襲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秋
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
岡陳將魯達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弼軍屢却陳兵驟勝而
驕弼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
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擒虎已

執陳叔寶弼恚恨不獲叔寶與擒虎相詢晉王以弼先期決
戰違軍命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二公
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賜
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
又賜陳叔寶妹為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平陳後弼撰其策上
之名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
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
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時
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
船而匿之置敝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為內國無船

其四積葦荻於揚子津及大兵將度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剋其七臣平京口俘五十餘人悉給糧勞遣付以勅書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悉皆平定彌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而楊素為右僕射彌仍為將軍意甚不平形於言色坐免官彌怨望愈甚因下獄上詰之曰我以高頰楊素為宰相汝每唱言此二人唯堪嚼飯耳是何說也彌曰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莫不怨望罪當死上曰有司執法公可自

求活理彌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即擒陳叔寶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彌曰臣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上惜其功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雖不復任使然每預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公彌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亦容之明年春彌又有罪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性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他日上謂侍臣曰初欲平陳時彌謂高頰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耶頰曰必不然及平陳後彌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頰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豫朝政彌後語頰皇太子於已無所

彌不知人至

高頴賀若弼薛道衡皆不以使人信然楊廣弑父者

不盡公終久未必不得弼力何脈脈耶圖鎮廣陵又求荊州總管並是作亂處意終不改也突厥入朝上賜之射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射弼再拜祝曰臣若赤心奉國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必不中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為太子時嘗問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蓋自許也及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為太侈與

也何與言

高頴字文弼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奏坐誅

烏丸軌時能慎口茲何故忘之耶

隋書八

列傳

達奚長孺

達奚長孺代人也仕周除勇猛中大業初為九府少卿明徹於器案陳道驍將劉暉率勁勇七千來從此令長孺拒之長孺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置於車下以

尚疑實若
高祖道衡
世所與言

亦心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事不...
上大悅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二人俱得...
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關將...
大將太子曰然則天將誰也...
也及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
高祖宇文煬等...
世所與言

史緯卷一百六十五

隋書八

列傳

達奚長孺

達奚長孺代人也仕周除勇猛中大夫與烏丸軌圍陳將吳
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援軌令長孺逆
拒之長孺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連轂相次沉之清水以待
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孺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
俘數千人遂獲明徹進位大將軍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
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孺爲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

史緯

卷一百六十五

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孺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
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
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奪收兵長孺身被五瘡
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旣逢
長孺虜意大沮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遷上柱國戰亡將士
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轉鄜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孺性至孝
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殆將滅性轉荊州總管三十六州軍
事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歲餘卒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代人也開皇中拜工部尚書吐谷渾寇邊命子幹

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
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其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勸民爲堡
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兇寇蕩滅匪朝伊夕臣觀
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隴西河右土曠民稀比見屯田之所
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且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
更屯聚彌不獲安只應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害之
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無所慮
高祖從之後突厥雍虞間遣使請降并獻羊馬上以賜子幹
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及卒上
悼惜久之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

史綱 卷一百六十五
日上曰、吾思可鎮榆林者、莫過杜彥、於是拜彥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破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彥雲中人。

史萬歲

史萬歲、杜陵人、父靜、周滄州刺史、平齊之役、靜戰沒、萬歲以忠臣子、襲爵太平公、開皇初、坐事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常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大獲而歸、名震北夷、竇榮定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營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去、領車騎將軍、及高智慧作亂江南、以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

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水陸阻絕、信使不通、於是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上、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南寧夷爨翫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以萬歲爲總管、率衆擊之、入蜻蛉川、經弄東、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倒其碑而進、度西弭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翫陰有二心、

史綱 卷一百六十五
不欲詣闕，賂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秀知其情，遣使索之。萬歲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進位柱國。明年，麤翫復叛，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治其事，事驗罪當死。萬歲曰：「臣恐南中有變，留麤翫鎮撫，還至瀘水，詔書方到，實不受賂。」上以萬歲欺隱，大怒，將斬之。萬歲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頴、左衛大將軍元旻曰：「史萬歲雄略過人，善撫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願陛下寬之。」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為民。突厥逢頭可汗犯塞，上令楊素出靈武道，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逢頭問隋將為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曰：「得非燉煌戍卒乎？」候騎

曰：「是也。」逢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而還。楊素害之，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會上從仁壽宮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上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曰：「吾今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擗殺之。聞者莫不寃惜。萬歲為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夜無警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子懷義嗣。

伊婁謙

伊婁謙本鮮卑人仕周爲車騎大將軍武帝欲伐齊引入內
殿問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爲先謙曰僞齊沈溺娼優耽昏
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亮兄弟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若
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主
令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曰僕憑
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自是
恒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留謙不遣帝克
并州召謙勞之曰朕本俟卿還舉兵不圖高遵叛逆卿旣被
留理須弔伐垂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處分之謙
頓首請赦遵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耻謙跪曰遵罪非

唾面之責帝乃止謙待之如初高祖受禪拜大將軍

李徹

李徹朔方人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高祖令衛王爽爲元帥
率衆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總管李充曰周齊之時
中夏力分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計莫能死戰由是
突厥勝多敗少每輕中國今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
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徹請與
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
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後遂稱藩徹加上大將軍城陽郡公
徹素與高頴善頴得罪徹被疎忌出怨言上召之賜食遇鳩

卒

崔彭

崔彭博陵人高祖爲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彭從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見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辟從者彭叱騎士執而鎖之令曰陳王有罪詔執赴京師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驚愕散去高祖踐祚拜驃騎將軍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危坐終日未嘗有情容上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詞禮尚書休沐之暇

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聞者以爲知言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一發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遣使請得崔將軍一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善射者射之多不中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畱彭百餘日不遣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進爵安陽公煬帝卽位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百匹卒諡曰肅

高勣

史

卷一百六十五

高勸字敬德齊清河王岳之子也七歲襲爵年十四除青州刺史文宣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勸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能有此言吾不憂也轉尚書右僕射後主晉州敗勸奉太后還鄴閹寺暴掠民間勸收儀同荀子溢將斬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勸曰今西寇日侵朝貴悉叛正由此輩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亦無所恨周師奄至朝士相繼出降勸奏後主曰今朝貴多出降卒伍猶未離貳請錄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令之曰若戰不捷即焚之此輩必死戰

賊既輕我今背城一決可破也後主不能用遂棄鄴東遁勸殿後爲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勸流涕悲不自勝帝爲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謂勸曰齊任邪佞以亡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勸再拜謝曰勸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以致淪覆既蒙獲宥恩幸已多敢濫叨名位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開皇七年拜兖州刺史勸上表曰陳氏數年以來荒悖茲甚牝雞伺旦奸回昵近尚方役徒積骸千數疆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單騎奔馳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罪被戮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

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士民怨憤、災異游發、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當藩守、近接逆境、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卽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驚怯、請效鷹犬、并上平陳五策、高祖嘉之、及大舉伐陳、以勸爲總管、下江州、拜上開府、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勸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後坐事免。

朱敞

朱敞、榮族子也、齊神武盡誅朱氏、敞時年十二、隨母養於宮中、自竇而走、至於大街、見童兒羣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之而遁、追騎至、便執綺衣兒、比究問之、非是會日、

幕因得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急迹、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爲道士、隱嵩山、略涉經史、數年、人頗異之、敞獨坐巖石下、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禮之、拜大都督、武帝東征、上表求從、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上開府、膠州刺史、迎長孫氏置於家、厚資養之、高祖受禪、拜徐州總管、政號明肅、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輜車、卒於家。

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代人也、周武帝時、滕王道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略邊人爲奴、

婢詔有匿良者誅沒其妻子有人自言為胡村所隱匿者勸將罪之。穎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為亂耳。大兵臨之，首亂者知懼，脅從者思降。今撫慰之，自可不戰而定。如誅之，轉相驚恐，為難不細。不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勸從之。羣胡咸悅，爭來降附。高祖受禪，拜邢州刺史、吏部尚書。牛弘巡撫山東，以穎為第一優詔。褒揚朝廷，以嶺南刺史守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徵穎入朝，上與言平生，以為歡笑。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封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拜恒山太守，嶺南閩越多叛，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為南土所信服。

拜南海太守卒官

盧愷

盧愷，柔之子也。仕周，為小吏部大夫、龔容城伯、染工、上士。王神歡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大夫。愷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恐惟鷄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不宜以老牛享士。帝乃止。轉禮部大夫，為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開皇初，攝尚書左丞，上親考百

察以愷爲上，愷固讓。高祖曰：「今者上考，僉議攸同，何讓之有？」攝吏部尚書、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尉遲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轉海州刺史。吏部與選者甚多，愷不卽授官，皆注色而遣。威從弟徹、肅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用，肅左足攣蹇，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其知，卿乃固執以沽直，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卒於家。自周氏以

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以致怨謗。子義恭嗣。

令狐熙

令狐熙，燉煌人，性嚴重，雖在私室，終日儼然。高祖受禪，拜滄州刺史。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萬戶。在州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麀、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上祠太山，還次汴州，地殷富多姦俠，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客船停

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因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嶺南夷越數反亂，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熙至部，大弘恩信，溪洞渠帥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乃以情信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建城邑，設學校，華夷咸服。有寧猛力者，與陳后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陳時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其

母有疾，熙遺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奏請以州爲欽州，在職數年，以老疾請解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詔熙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賂縱佛子，旣而佛子反，上大怒，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剛，發病卒。上怒不解，命籍其家，及總管劉方擒佛子於京師，言熙實無贓貨，上乃官其四子。少子德棻知名。

宇文弼

宇文弼，洛陽人，仕周爲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於今累葉，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

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少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計，拜上儀同。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率兵擊之，昶爲監軍，謂昶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弦，追躡難及，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日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渡，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昶不聽，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開皇初，拜刑部尚書，上親臨釋奠，昶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侍臣曰：「朕今日觀周公之制禮，聞尼父之論學，實慰朕心。」煬帝卽位，轉禮部尚書，昶以才能著稱。

歷職顯要，聲望甚重，帝忌之。時帝好聲色，勤遠略，昶謂高頴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以亡其國，以今方之，乃過於昔。」又言長城之役，本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寃之。

張衡

張衡，河內人。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爲度支郎。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椽，王甚親任之。奪宗之計，衡所建也。及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煬帝嗣位，遷御史大夫。大業三年，帝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作主人。」衡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大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畱宴三日。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八山，塗經洛陽，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

此諫未嘗不是

得諧宿願，衡拜謝。牛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絲、八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為此也。不足辭。」衡獻食於帝，帝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沾洽。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為比。頗自驕貴，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諫曰：「比年勞役，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出其計畫，我有天下，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帝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幸汾陽宮，衡來謁，帝惡其肥，以為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

且還郡。俄勅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衡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訟者大為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以衡為非。及衡至，玄感未有所言。衡先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將斬之。久之乃釋，除名為民。每令親人覘衡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賜死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促令殺之。」
衡既自知為何作此物事，死恨晚矣。

盧思道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年十六，中山劉松作碑銘，以示思道。

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邢邵，後復爲文以示松，又不能甚解，思道喟然嘆曰：學之爲益，豈徒然哉！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非毀之，再被笞辱。後僕射楊愔薦之，授散騎侍郎、直中書省，坐漏洩省中語，出爲司徒叅軍，以擅用庫錢免。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以母疾還鄉。思道從兄昌期舉兵作亂，思道與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死，神舉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神舉嘉而宥之。高祖爲丞相，拜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才志駑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

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濬，沃野彌望，囂務旣屏，魚鳥爲鄰，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獻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鷓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鏃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稗，雞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唯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翮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鳥嶼之綿邈，犯霜露之

溟濛驚絃密網，畏落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於塞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既嘯儔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滑。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遡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群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以候旭。饜江湖之菁藻，飮原野之菽粟。行離離以高逝，響嘒嘒而相續。絜齊國之冰統，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沉水宿。避暑言歸，絕漠雲飛。望玄鶴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霏。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空廓，蹈跡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

徒節

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籟，稻梁爲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烟霞之高想。闕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耻，豈冲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逐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澹淀。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言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

著茲論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欣慕敢請益焉余莞爾而笑曰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統綺之年伏膺教義覘行矩步從善而登中冠之後濯纓受署纏鍊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

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旣致嫌於管庫才識羨茂亦受嫉於愚庸豈徒盡惜春漿鷓鴣恡腐鼠相江都而永漢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軀就鞅屏迹無地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敝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岐伯善卷耻狗幽憂卞隨務允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也迫知命情理宜退不敢偷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海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擘北堂之明月汜勝

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民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
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
恍兮惚兮。今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
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請論其槩。余答曰。雲飛泥沉。
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尉羅於藪。
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
之隕獲。暗世路之遭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嘆。悼心
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得而辭。顧慕周
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是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福
隘。凡近。輕險。驟薄。遺身知不足。意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用

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朝露未
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皂蓋填閭竇之家。皆如脂如
韋。俯僂匍匐。美言諂笑。好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
旨酒。遠貢文蛇。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
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
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虎。心戰色沮。似葉
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濶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
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懸設。去等絕弦。飴蜜
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
藝能通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靡愧朋友。莫慚妻子。外呈厚

貌內蘊市心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
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
之不責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浚畏乾沒心若
死灰不營勢利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告勞真
人御宇斲彫爲樸人知榮辱時反雍熙公孤上宰內敷文教
岳牧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
授阿黨比周埽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曩之扇俗攬時
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
斯之謂乎遭母憂起爲散騎侍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恩
道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

產而輕人命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咎罪
請以贖論上嘉納之是歲卒從兄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博
涉經史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
家千里釋奴龍子僕射祖孝徵薦爲尚書金部郎每日吾用
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矣開皇初拜祠部侍郎高
祖常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
射高頰甚異之出爲徐州長史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
人表行爲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牛所
觸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曰六畜相觸自關常情君何
謝爲拒而不受仁壽中授儀同三司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

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卒。同三后。薛道衡，字玄卿，孝通之子也。待詔文林館，與盧思道、李德林、齊名。友善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陳，道衡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授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江東可克不？君試言之。道衡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

者封域。漢季羣雄競起，孫權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併吞。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以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字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

與余頗相

四也。卷席之勢，其在不疑。頰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以黨蘇威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在揚州，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遂出江陵道而去。晉王由是銜之。徵直內史，遷內史侍郎，加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外戶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迂誕處，當誠之後。高祖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勤勞稱職，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功也。高頰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檢校襄州總管，煬帝嗣

可笑可憐

位轉播州刺史。上表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死，令當久行矣。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頰耶？付執法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奏。冀帝赦之，勅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勅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令縊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

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開皇中爲侍御史太常丞胡仲操
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

魏澹

魏澹字彥深收族叔也祖鸞體貌魁偉爲奉車都尉曾升輅
車觸毀金翼斂容請罪魏文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
何懼也車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歎賞之除兖
州刺史卒父季景博學有文才時邢子明有文學與子才相
侔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普泰中爲尚書右丞季
景舍附會宰要當朝必先事其左右才名甚盛有過其實歷
大司農卿魏郡尹卒家無餘財澹開皇中爲太子學士高祖

所論俱正

以魏收所撰魏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
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合九十二卷
義例與收多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
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
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
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傳曰舉以太子之禮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
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卽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
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
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

如依春秋
太子仍應
書名

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非當時與異代遂分彼此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次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積德累功聖賢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諡止於三王此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觀過知仁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

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諡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誠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弑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分明直書不敢迴避凡隱桓之死閔昭弑逆丘明據實敘於經下况懸隔異代而反依違乎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弊楚子問九鼎吳人徵百牢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

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今所撰史，諸國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董仲舒。司馬遷之意，以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敘事紀年，不相依放。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又以司馬遷史記，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年同銘頌，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泰甚。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所著魏書，甚簡要，止覽而善之。未幾卒，有集三十卷。

柳詒

柳詒字顧言，河東人。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為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頴、虞世南等百餘人充學士，而詒為之冠。為東宮學士，詒俊辨，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嗜酒，言雜誹諧。太子甚親狎之。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公。帝退朝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肖詒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帝每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醜酢，以為歡笑。從幸揚州卒。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北新城人九歲而孤母范氏鞠養之聰敏好學禎明二年爲撰史學士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屢表請辭上不許畱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馬二十匹遷虞部侍郎高祖燕百官因言有神雀集合章闈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高祖甚悅曰神雀來集我共皇后觀之今日燕公

等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卽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賜物二百段除秘書丞時秘藏圖籍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奏徵李文博陸從典等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攝黃門侍郎畱守京師高祖崩於仁壽宮煬帝秘喪不發易畱守舊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魯世達輩爲學官宇文愷奏皇后屬車請減乘輿之半善心曰謹案周禮后備六服并設五輅采章之數並與王同屬車之制不應獨異宋議定輿輦天子屬車十有二乘有司

奏皇后副車未有定式。詔禮官議。博士王燮之曰。鄭玄云。后象王立六宮。亦正寢一而燕寢五。推其所立。每與王同。謂十二乘。通關爲允。宋帝從之。遂爲後式。今請依乘輿。不須差降。詔從之。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劾之。法官以述方寵任。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上付百寮議。皆議免罪。善心獨以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罪不可舍。煬帝可免罪之奏。後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暎。虞世基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稱爲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白援古例得釋。

善心所修梁史不傳。今存其序。以見梗槩。而區區綴拾苦心。亦其見矣。又曰。安知姚思廉梁書不取材於許氏。

而帝惡之。太史奏帝卽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又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初善心父亨。陳衛尉卿。撰著梁史未就而沒。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述制作之意曰。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爲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浚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賴羯胡侵。洛沸騰。磔躓。三季所未聞。埽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剪狐兔之場。珪帛碎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

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
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缺而未就者目
錄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消盡冢壁皆殘惟囊同毀秦儒
旣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
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缺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
更加修撰已成草藁百卷其半上秘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
荷薪構大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湘素
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
原顏無所交遊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
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瑱涼能孤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

以致延時未卽成續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邦淪覆他
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以長勳遷別館而懸壺
家史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獲存又並缺失次
自入京以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帝紀八卷后妃列傳一
卷太子一卷宗室王侯十卷具臣二十卷外戚一卷孝德一
卷文苑二卷儒林二卷逸民一卷數術一卷藩臣一卷止足
一卷列女一卷權幸一卷羯賊二卷逆臣二卷叛臣二卷敘
傳論述一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並善心
補闕別爲敘論一篇託於敘傳之末十年幸江都授通議大
夫十四年化及弒逆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

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罵不肯去弘仁反走上馬泣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唐奉義以白化及遣人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來罵云我好欲放你乃敢如此不遜遂害之年六十一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公諡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高節有才學高祖每遇時新常遣人分賜嘗詔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君善心遇禍載此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子矣因不食而卒

有是母必有是子

李文博

李文博博陵人開皇中授羽騎尉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則抄撰如選用疎謬卽開陳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秘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逾厲秦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人云其悅文博乃謂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臣何事乃妄受賞也文博無吏幹出爲縣丞遂得下考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東都甚嗟愍之奏爲從事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房玄齡謂文博曰公志尚正直旣得爲從事故應

妙人妙事

有會素心。此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源本混亂。雖日免十郡守。何益其不知忌諱。皆此類也。時朝政敗壞。人多賂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又有魏郡侯白。好學有俊才。舉秀才爲儒林郎。通倪不持威儀。好爲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處觀者如市。與楊素善。素嘗與牛弘退朝。白曰。日之夕矣。素笑曰。爾以爲牛羊下來耶。文帝召與語。悅之。令預秘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

煬三子

太子昭。煬帝長子也。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再三。高祖大奇之。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稍長。高祖謂之曰。當爲爾娶婦。昭泣下。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當出外。懼將違離。是以悲耳。上以有至性。特鍾愛之。封爲晉王。煬帝卽位。立爲皇太子。帝幸洛陽。畱守京師。昭有武才。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膳羞不許多品。帷席極其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大業二年。朝於雒陽。數月。帝令還京師。昭願少畱。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憂勞成疾。帝令巫者視

楊廣安能
有此兒

之云房陵王為祟未幾薨年二十三諡曰元德帝淡追悼詔
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冊文曰粵自天孫光升元子綠車逮
事翠纓奉祀禮樂交暢愛敬兼資南山聘隱東序尊師仁愛
為心淡穆其度顯顯觀德温温審諭入監出撫日就月將宜
綏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痛結幽明悲纏宇宙
迴環氣朔荏苒居諸沾零露於瑤圃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
兮空階曙曉月懸今帷殿虛將寧甫竈長違望苑渡渭浹於
造舟遵長平之修坂望鶴駕而不追願龍樓而日遠永隔存
沒長分今古去榮華於人世即潛隧之幽淡霏夕烟而稍起
慘落景以將沈聽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泣

袂欷纓弁以霑衿九地黃泉千年白日何金石之能久終天
壤乎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有子三人恭帝燕
王倓越王侗倓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母劉
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倓覺
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昂等穿芳林
門側水竇入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
死無所恨為司宮者所遇竟不得聞俄而難作遇害時年十
六越王侗母曰小劉良娣大業二年封帝每巡幸侗常畱守
東都楊玄感作亂侗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事平朝帝於
高陽帝幸江都復令侗總畱臺事宇文化及弒逆元文都等

不直控
事或得
聞也

共尊立之大赦改元皇泰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尊其
母劉氏爲皇太后以段達王世充爲納言元文都盧楚爲內
史令皇甫無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
門侍郎委以機務時稱爲七貴字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爲天
子來攻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
招懷李密密遣使請降侗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
化及七貴陰有相圖之計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爲世
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自是侗無所關預及世充破李
密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段達雲定興等人見侗曰天
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禪讓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

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使天命遂改亦
何有於禪讓公等先朝舊臣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何望
侍衛者莫不流汗旣退朝對太后而泣世充更使人謂侗曰
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海乂安當復子明辟侗不得已
遜位於世充世充封爲潞國公幽於含涼殿宇文儒童裴仁
基等謀誅世充事泄見害世充兄世暉勸世充害侗以絕民
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齋鳩詣侗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
請與母相見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後願不生
帝王家於是仰藥不能持絕以帛縊之世充諡爲恭皇帝
齊王暕小字阿孩與元德太子俱蕭后所出太子薨朝野注

帝王家豈
無好時節
侗適遇厄
運耳

望咸以陳當嗣帝勅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陳寵遇益隆陳驕恣昵近小人所行不法遣喬令則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訪人家有女者輒矯陳命呼之因緣藏隱恣行淫穢仲錡智偉詣隴西搃炙諸胡責其名馬以進於陳陳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以歸家陳不知也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有色帝未及召久之主以柳氏進於陳陳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帝於汾陽宮大獵詔陳以千騎入圍陳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帝不悅從官因言爲陳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陳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

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陳幸之將之汾陽宮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要致之於是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陳帝令甲士大索陳第窮治其事陳妃韋氏早卒陳與妃姊通產一女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曰王貴不可言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時國無儲副陳自謂次當立以元德太子有三子陰挾左道爲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妃姊賜死府寮皆斥邊遠帝謂侍臣曰朕唯有陳一子不然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令虎賁郎將監其府事有微失輒奏之慮陳生變所給左右皆老弱陳懷危懼帝在江都宮元會陳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

父子相疑
至此可嘆

從裳中而下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皆無頭暎甚惡
之俄而化及作亂將兵犯蹕帝謂蕭后曰得非阿孩耶化及
令人捕暎暎尚臥未起賊進暎驚曰是何人莫有應者暎謂
帝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二子亦遇
害暎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
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
以為部落處於定襄城突厥滅歸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煬帝第三子蕭嬪所生也性至孝帝風動不進膳杲
亦終日不食蕭后當灸杲請試炷后不許杲泣請曰后所服
藥兒皆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為停灸由是鍾愛

之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斬之於帝前血滿御
服時年十二

崔仲方

崔仲方博陵人少與高祖同學高祖受禪轉司農少卿除虢
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况主聖臣良兵強國富陳氏主昏於上民譁於下險無
百二之固眾非九國之師蕞爾島夷獨稽天討今唯須武昌
以下斬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
鄂等州造追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
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州公安巴陵隱

磯夏首斬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
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下流諸將卽擇便橫渡如擁衆自
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
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大悅及大舉伐陳以
仲方爲總管陳平轉會州總管時諸羗猶未賓服詔令仲方
擊之與賊二十餘戰諸部悉平賜奴婢六百三十口黃金三
十斤

于仲文

于仲文謹之孫也九歲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
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嗟異之爲

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不
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儒令仲文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令二
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杜氏服罪宣帝
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相尉遲迴作亂使人誘仲文仲文不
從迴遣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迴又遣宇文胄渡
石濟宇文威自白馬二道俱進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率衆
應迴仲文棄妻子潰圍而遁達於京師迴屠其三子一女高
祖引入臥內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
軍河南道總管給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討迴時總管宇文
忻頗自疑謂仲文曰尉遲迴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

藏弓之慮、仲文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一日而見三善、非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人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苛責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然、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是遂安、仲文軍次蓼隄、迴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率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追之、仲文遣精兵左右夾擊之、大破讓軍、生獲五千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遠來疲敝、未可決戰、仲文令

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問故、仲文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勝也、檀讓以餘衆屯城武、仲文移書州郡曰、大軍將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以爲讓至、出城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請屠之、仲文曰、吾寬其妻子、兵士當自歸、如屠之、彼望絕矣、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

陣設伏兵兩陣纔合伏兵發曳柴鼓噪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多投洙水死獲檀讓檻送京師毗羅匿人家執斬之河南平仲文還京高祖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仲文與翼俱下獄仲文於獄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遲迥逆亂所在景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同日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於時河南克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埽

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雄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叔翼秉鉞幽州總御燕趙南鄰郡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定王謙竊據二江叛援三蜀臣叔義受脤廟庭龔行天討自外叔兄弟姪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誠欵心跡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施雲雨之澤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謹冒死以聞上覽表并翼俱釋之拜

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渌水，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乙支文德，必擒之。至是，文德詐降，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跡之。文德已濟鴨渌水矣。仲文遣騎渡水追之，不及。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矣。述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咎周亞夫爲將，見天子軍容不變，決在一人，所以成功。今者人各有心，何以赴敵？」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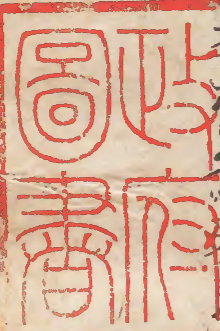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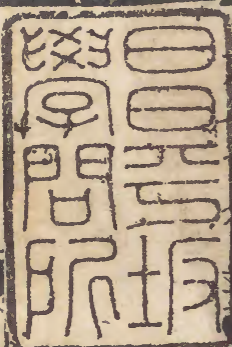
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爲此言。述等不得已從之。行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委罪於仲文，帝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志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兄顓，大象中，以水軍總管經略淮南，尉遲迴反，總管趙文表與顓不和，顓將圖之。因詐病臥閤內，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輒驚欲斫之，不能自制。其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顓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顓所，顓歔然而起，抽刃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遲迴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高祖以迴未平，慮顓生邊患，因宥之。卽拜吳州總管。高祖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

罪上令案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顯當死上以其門著勳績特
原之拜澤州刺史卒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人煬帝卽位爲兵部尚書文振見高祖時容納
突厥啓民居於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
厚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表曰臣聞遠不間近夷不亂華
周宣出車六月秦皇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算弗可忘也竊見
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謂未安何
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其本性也臣學
非博覽不能遠見所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

共知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
令嚴重此萬世之長策也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
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聲教遠降六師
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
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嚴勒諸軍星馳速
發平壤孤城其勢可拔本根旣傾餘城自尅如不時定若遇
秋霖深爲艱阻其糧匱竭強敵在前鞅鞅出後遲疑不決非
上策也後數日卒帝省表悲歎贈尚書右僕射



嘉永三酉

卷之二 一百一十五



上策山交婚日

沐霖霜猶驥出共琳賈賦麟五南輝麟出交戰

發平難旅疑其幾何楚本琳猶飾繪疑自掠收不

之離也得更受木齋式制不臣齋駢醜耀輝

賤營滿乘回夷林冬精齋詠記璣口刺斜疑亦

蘊蓋五散爽蕪土表日齋良齋東小醜未祖

今齋重壯萬世之身策也齋東之齋對式齋

其收收引之信以却齋齋今出塞伏肥

[Blank page]

